

党益民 著

一路格桑花

我爱的花儿在高原
她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
我爱的人儿在高原
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一
路
格
桑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路格桑花/党益民著. 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4

ISBN 7-5033-1743-4

I. 一… II. 党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0830 号

书 名: 一路格桑花

作 者: 党益民

责任编辑: 张 鹰

装帧设计: 符晓笛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7.625

印 数: 1-10100

版 次: 2004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743-4/I·1341

定 价: 18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1

这一年的七月,安宁一个人悄悄上路了。

她要去西藏。

她要把自己嫁给一个远在天边的人,而那个人并不知道。不光那个人不知道,她的父母也不知道。不是来不及告诉他们,是她不想告诉他们。

安宁的行囊里有一本书。一本名叫《一个人的高原》的书。一本刚出版的摄影集。封面很抢眼。一个光着脊背的女人。女人面对一座很高的雪山,周围是无际的绿草和正在盛开着的格桑花。安宁准备把这本摄影集送给那个她要嫁的人。

但封面上的女人不是她自己,而是她的姐姐,安静。

安宁出嫁的事,没有告诉父母,也没有告诉那个即将成为她丈夫的人。但她告诉了姐姐。她不能不告诉姐姐。以前爸爸还没有那个女人的时候,她和姐姐一直住在家里,每次穿姐姐的衣服或用姐姐的化妆品时,都要给姐姐说一声。这事比衣服和化妆品都重要,她当然要告诉她了。

姐姐三年前出了国,供职于英国一家音乐公司。

姐姐叫安静。但她一点也不安静。不是她不想安静,是别

人不让她安静。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从小到大都这样。小的时候大人们喜欢逗她，长大了男人们一拨一拨地围着她转。只要她一回家，家里的电话就永远占线；手机也响个不停，不是电话，就是短信。

因为安静长得漂亮。不是一般的漂亮，是很漂亮。

漂亮的安静，就像其他漂亮的女孩一样，一般不止一个手机。手机越多，秘密越多。而且经常更换手机号码。换一次号码，就删除一拨男友。安静手机不算多，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公开的，一个是不公开的。心烦的时候，不想让人打扰的时候，就关掉那个公开的，这样就只有安宁和几个密友才能找得到她。

其实，安宁也挺漂亮，只是胸比安静小了一号。所以，男人的目光也就少了一圈。目光少了，麻烦也就少了。所以安宁的生活一直比安静安宁，直到认识了李青格才发生了变化。看着姐姐的胸，安宁既羡慕又嫉妒。安静夜里喜欢裸睡，而且喜欢早上起来赤身裸体站在穿衣镜前，扭来扭去，摆出各种姿势臭美。

安宁就骂：“不要脸！”

安静一点也不在乎，嬉笑着说：

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？”

姐妹俩从小关系就好，相互之间没有什么秘密，连最隐秘的事也是公开的。她们从家里搬到学校后，关系就更加密切了，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。那时，她们在同一所大学读书。安宁读的是中文。安静在艺术系读研究生，研究藏族音乐。后来发生的一些事，现在想起来，都与安静热衷于藏族文化和藏族音乐有关。

她们离家的原因，是因为安静和妈妈把爸爸堵在宾馆的房间里。当然，还有一个女人。准确地说，是一个女孩。一个和安

静同岁，比安宁大两岁的女孩。

安静是个性格开朗的人。但在安宁给她打电话，告诉她自己要结婚的时候，她却半天没说话。安宁知道她在哭。安静哭的时候从来不出声。安宁想象得出，安静漂亮的大眼睛忽闪几下，泪水就一颗接一颗地滚落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安静才在电话那头说：

“姐祝你们幸福！”

又说：“代问李青格好……”

挂断电话前，安静突然想起似的，告诉安宁说，她近期可能要回国，打算在成都举办“格桑花开了”音乐会。为了这场音乐会，她已经准备了两年。

除了姐姐安静，还有一个人知道安宁的这次行动。这人是安宁的上司，《蓉城报》编辑部主任原野。原野在西藏当过三年兵，复员回来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进了报社。听了安宁的计划，原野激动得脸都红了：

“这个主意好！我给你开专栏，‘新娘走西藏’，郎个样？”

安宁说：“一言为定！但事先我不想让人知道，更不想让人知道我去结婚的事，一切等回来后再操作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别人问起，你就说我有事请假了。”

原野很愿意为安宁守着这个秘密。两个人守着同一个秘密，感觉就更加亲近了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。原野学着电影《甲方乙方》里的一句台词：

“打死也不说！”

2

长途汽车从成都出发,沿成雅高速公路西行,不到两个小时,就到了雅安。不到吃午饭的时间,但司机却把车停在了一家饭店门口。有的旅客不愿意了,说:

“这么早就吃午饭,有没有搞错?”

司机是个藏族人,长着一张黝黑憨厚的脸,不紧不慢地说:

“吃不吃是你的事,等会儿要翻二郎山了,中途不再停车,到了晚上才能吃到饭。”

这种事情安宁见多了,知道这家饭店与司机有协议,司机可以从中拿好处。但她什么也没说。再吃一次雅鱼有什么不好?安宁来过雅安,知道雅安有“三雅”:雅鱼,雅雨,雅女。雅鱼特别好吃,不光好吃,奇的是那鱼只有一根骨,形状酷似宝剑。雅雨,是说雅安的雨特别多,下起来迷迷蒙蒙的,把原本并不怎样的小城搞得蛮有情调的。雅女,当然是说雅安的女孩子了,人长得漂亮,说话软声软语,走路风情万种。

“没有见识过‘三雅’,就不算到过雅安。”

这是去年秋天来雅安采访时,那帮男记者说的。说到雅女,他们看着安宁,坏坏地笑着,好像安宁是雅女。

安宁要了一份雅鱼，一碗米饭。也不知道雅鱼是真是假，但味道还可以，而且分量也足。对面是一对母女，像城里人，又像农村人，大概是小县城来的。安宁注意她们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她们没有点菜，一人只要了一碗面条。安宁一个人吃不完那条鱼，就热情地邀请母女俩：

“来来，我们一起吃。”

“谢谢了大妹子，你吃吧，我们吃不惯。”

母亲一口陕西话，仍然吃她的面条。

安宁想想也是，相互不认识，人家怎么会吃你的鱼呢？那母亲看上去三十几岁，面相很善，似乎很有主见，但神情有些忧郁。她低头吃着面条，看也不看安宁的鱼。女孩十一二岁的样子，长得很乖，好像是饿了，很快就吃完了面条。母亲问她还吃不吃，女孩摇了摇头，把碗往旁边一推，从随身的小书包里掏出一张小纸片，叠着什么。叠好一个，安宁才看出是只小纸鹤。女孩将叠好的小纸鹤放进书包，又叠第二个。

安宁好奇地问：“小妹妹，给谁叠的呀？”

女孩没有回答，看也没看她。不知是神情专注没有听见，还是不会说话，或者听见了不想说话。母亲也装着没听见。好奇怪的一对母女！安宁讨了个没趣，不再理会她们，开始想她的第一篇专栏文章怎么写。车过雅安？又食雅鱼？好像都不妥。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，要有气势。写雅安没感觉，显然不合适。再往前走走看，最好从二郎山起笔。

买单的时候，安宁才知道，这饭店确实宰人，一份雅鱼要了她一百二，比去年他们吃的雅鱼贵了将近一倍。放在以往，她会亮出记者证和他们理论。但今天她没有，一声没吭，忍了。穷家富路。前面的路还长着呢，什么事都可能遇到，吃这点小亏不算

什么,重要的是一路上要保持一份好心情。

汽车继续前行。不久就开始翻越二郎山。

安宁的座位靠过道,里面靠窗的是一个中年藏族男人,肤色黑红,但脸型很酷。可能是康巴汉子。听李青格讲,康巴汉子是藏族男人中的男人。康巴汉子老是看安宁,还冲她傻笑,一笑露出两排白牙,弄得安宁很不自在。他不笑就好了,一笑酷劲全没了。安宁为康巴汉子感到遗憾。

邻座里面是刚才一桌吃饭的母女,外面是一个少妇。小女孩还在叠她的小纸鹤。母亲开始看着女儿叠纸鹤,有时也帮女儿一把,后来就开始呕吐,趴在车窗边“哇哇”地吐,把刚才吃的面条全吐出来了,有几根挂在了车窗上,看着有点恶心。女孩撇下手里的纸鹤,帮妈妈捶着后背。

旁边的少妇皱起了眉头,突然也捂住嘴,好像也要吐,但干呕了几声没有吐出来。她站起来,对“康巴汉子”说:

“我也晕车,想吐,我们能不能换换?”

“康巴汉子”倒也爽快,二话没说,站起来和少妇调换了座位。少妇坐到车窗边后,不再干呕,只是把车窗打开一会儿做做样子,然后又关上了。安宁知道她并不是想呕吐,只是不想跟呕吐的女人坐在一起。那女人吐了一会儿就不再吐了,大概是没什么可吐的了。她脸色苍白,双目微合,头靠在女儿肩上。女孩不再叠纸鹤,抱着妈妈,倒像是妈妈的妈妈。

汽车在山间的公路上盘旋,山沟里云雾缭绕。这会儿,少妇主动找安宁搭话:

“你也去西藏?”

安宁点点头。

“是探亲,还是旅游?”

“算是旅游吧。”

安宁不想说实话,但也不能显得太冷漠,说完后扭头向少妇友善地笑了一下。安宁这一笑,少妇的话更多了:

“真倒霉!本来买好了去邦达的机票,哪个晓得飞了一个星期也没飞起来,害得我天天早上五点钟爬起来往机场赶。给公司请的假过去了一半,还没有离开成都,只好改坐汽车了。路那么远,等到了那里,屁股都要颠成两瓣了。啥子破地方,下辈子打死我也不去了!”

安宁想笑,屁股本来就是两瓣嘛。但她更感兴趣的是邦达的航班,她还是第一次听说一个航班飞了一个星期也没有飞起来。安宁听李青格说起过邦达,那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。邦达草原离李青格他们那里不远。到了邦达,就等于到了川藏线的腹地。尽管安宁知道有飞机,但她不想坐飞机上去,一转眼就到了,把最诱人的过程省略了,那多没意思呀。一步一步走上高原,走向自己心爱的人,那才叫浪漫呢。现在看来,自己的徒步走上高原的决定是正确的。毕竟,她现在已经上路了。如果乘坐飞机的话,她现在还在机场等着呢。但她意识到这里面可能会有新闻,便好奇地问少妇:

“怎么这么久没起飞呢?”

少妇说:“起飞倒是起飞过三次,但中途又都返回来了。一次说是上面突然起了云,看不见机场。一次说是下雪了。你说怪不怪,六月天,下什么雪!还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,就返回来了。”

两人说话的时候,安宁注意到少妇挺年轻的,最多也就二十八九岁,而且颇有几分姿色。这时,车上的音箱里起了歌声:

二呀么二郎山，高呀么高万丈……

歌声让安宁心潮荡漾，对自己的这次远行，生出无限的悲壮。车转了一个弯，迎面出现了一个山洞，洞上写着“二郎山隧道”，再上面有一行标语：武警交通部队官兵向西藏各族人民致敬！

少妇嘟哝道：“这什么路啊，转来转去的，把我的头都转晕了。”

“康巴汉子”扭头说：“知足吧你，现在部队把隧道修通了，二郎山比以前好走多了。以前过二郎山，起码要走一天，而且还是隔日单向行驶。前些年，这二郎山上呀，哪一年不翻几台车，死几个人？”

少妇不吭声了，不知是不想接“康巴汉子”的话茬，还是默认了“康巴汉子”的话。安宁看了“康巴汉子”一眼，没想到他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。想问他点什么，“康巴汉子”已经扭过头去，看小女孩叠纸鹤。

汽车钻进了隧道，歌声一下子大了许多，嗡声嗡气的，像是加了许多混响。听着久违的歌声，穿行在二郎山腹中，安宁立马有了灵感，第一篇文章的题目跳了出来：《穿越二郎山》。

汽车出了隧道，开始盘旋下山。歌声已经停歇了。但另一首歌，开始在安宁心里回荡：

……

我爱的花儿在高原，
她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；
我爱的人儿在高原，

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。

……

去年,安宁走在大街上,不知从哪里突然传来一阵歌声,其中这一段旋律和歌词一下子便吸引了她。因为她爱的人也在高原。她牢牢地记住了这几句歌词,一遍一遍地在心里吟唱。她曾经找过这首歌,但一直没有找到。要是姐姐安静在就好了,她是学音乐的,一定知道这首歌。车过泸定的时候,安宁发现自己的眼睛有些湿润。她知道,她想念李青格,想念姐姐。

汽车经过了一天的颠簸,到达了康定。司机对大家说:

“今晚不走了,住康定,明天早上再继续走。”

下车的时候,少妇对安宁说:

“我俩住一个房间吧。”

安宁没理由不同意。

登记的时候,安宁才知道,少妇叫郭红。

3

那天晚上,郭红告诉安宁,她是去离婚的。

一个去结婚,一个去离婚。两件事放在一起,就像把妇产科与太平间放在一起一样,让人有种极其复杂的感觉。

两人住在一起,安宁很快就改变了路上对郭红的看法,感觉郭红人其实不错,尽管身上有些市民气,但人爽快,不虚伪。尤其是郭红的那份信任,让安宁感动。

郭红告诉安宁的时候,安宁正在往本子上记日记。安宁准备这样一路记下去,回去后再整理成文,一篇接一篇地在《新娘走西藏》专栏上刊发。主任原野原想让她一路写一路往回发,但安宁没有答应。她感觉那样压力很大,川藏线山高路远,通讯不便,怕中途因为什么事给中断了。专栏开了头,想停都没法停。听李青格讲,川藏线上经常有塌方、雪崩、泥石流发生,路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再说,路上时间仓促,急急忙忙赶出来的文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她喜欢自由地写,从容地写;有感觉就写,没感觉就不写。还有,她不想把自己的这次浪漫的远行搞得很紧张,一个人一生能结几次婚,能真正浪漫几次?

安宁正写着,郭红从卫生间出来,一边擦着湿头发一边说:

“旅游还记日记?”

安宁说:“写着玩的。”

“我真羡慕你,年轻,漂亮,又有激情。”郭红叹口气说,“我算是完了,不到三十,心已经五十了,生活没有一点激情。”

安宁停下笔,看着郭红,笑着说:

“你这么年轻,怎么会没激情呢?”

“我的激情都让生活磨没了。实话告诉你,我这次去西藏,就是去离婚的。”

安宁吃了一惊,想问为什么,又觉得这话说出来有点傻。现在离婚可以有许多理由,甚至没有理由说离也就离了。她的一个女同学,去年刚结婚,今年就离了。

安宁问:“他在西藏工作?”

郭红说:“他是当兵的,就在前面修路。”

安宁心里又是一惊,原来她丈夫和李青格是一个部队的。我去结婚,她去离婚,安宁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安宁把笔夹在本子里,合起来,放在一边。

“听说和军人离婚,必须征得军人本人同意?”

郭红把毛巾往桌子上一扔:

“他同意得离,不同意也得离,我反正是铁了心了,这次上去一定要让他在离婚协议上签字!”

“他要是不离呢?”

“不离我就跟他闹。他那人我了解,特别爱面子,再说他刚提了大队长,更得注重影响。以前在家里闹他不怕丢人,这次去他们部队闹,看他怕不怕丢人!”

“你们结婚几年了?”

“六年。”

“有孩子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又说一句：“幸好没有。”

“真到了非离不可的地步吗？他对你不好吗？”

“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不好。他那人是个冷脸子，结婚这么几年，我很少看见过他的笑脸。有时我真的怀疑他在西藏呆得太久了，都呆傻了。以前他对我挺好的，后来就不行了。我们已经闹了一年多了，他不同意，一直拖着。他拖得起我可拖不起呀，眼看就三十的人了，女人一过三十就完了，我可不能让他这么拖死。你没结婚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等你结婚了就知道了。有些事一句话也说不清楚。但我要劝你，找对象千万不要感情用事，要现实点。我就后悔当初没有听我妈的。还有，最好别找当兵的。”

这句话戳到了安宁的心窝里。李青格就是当兵的，她这次去就是和他结婚的。但她不想告诉郭红。如果郭红没说她要离婚，也许她一时高兴会告诉她。但现在她是绝对不会告诉她了。

安宁问：“为什么不能找当兵的呢？”

“找当兵的有吃不完的苦，我就是这样一天天苦过来的。”

郭红又说：“但我和他离婚，并不全是因为吃不了苦，还有别的原因……”

躺在床上，郭红给安宁讲了她和丈夫的事情。

4

郭红的丈夫叫邓刚。

郭红认识邓刚的时候,在工厂上班。后来工厂倒闭了,郭红才到了现在胡安的公司。

当初郭红找邓刚的时候,她妈就不同意,说周围那么多好小伙子不找,干吗非要找个当兵的?找个当兵的不说,家还在农村。家在农村不说,当兵还当到了西藏,鬼都不去的地方!

可郭红就是听不进去,着了魔似的非要跟邓刚不可。

其实,郭红第一眼并没有看上邓刚。介绍人是郭红中学的一个老师,老师又是邓刚一个村的乡亲。那时邓刚刚从西藏回来,黑不溜秋的,穿了一身便装,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,跟街上的民工差不多。但碍于介绍人的面子,郭红还是答应见第二面。但第二面郭红的感觉就不一样了,竟然奇迹般地喜欢上了邓刚。

郭红记得,见第一面的时候,他们是在茶馆,当时介绍人在场,大家说了些不咸不淡的话,坐了一会儿就散了。但第二次他们在一起整整呆了一天,直到天黑郭红还不想走。

郭红对安宁说:“人的感情,有时候真的很奇怪!”

第二次见面的地方是武侯祠。后来又去了青羊宫,去了杜

甫草堂,最后还看了一场电影。那天给郭红的感觉挺奇怪的,好像他们不是在谈恋爱,而是从外地来成都旅游的;邓刚不像她的男朋友,倒像是一个称职的导游。那天,他们一直走啊看啊,走了不知有多少路,但一天下来郭红都没觉得累。

刚走进武侯祠那会儿,他们谁也不说话,别别扭扭地东看西看。走到一个石桌前,邓刚突然不走了。

“坐坐吧。”

邓刚从兜里掏出半张报纸,铺在石凳上,很绅士地对郭红说:

“请坐。”

郭红没想到邓刚准备了报纸,人看起来粗,心却很细。坐下后,邓刚冷着脸说:

“我知道我们没戏。”

郭红没想到邓刚第一句话会这么说。来的路上,她已经想了好几种开头和结束的方式,但这种情况她没有预料到。没预料到,就不知如何应对。她偷眼看了邓刚一眼。邓刚却不看她,眼睛看着别处说:

“你没看上我,这我早看出来了。”

邓刚这么直率,倒让郭红有些吃惊,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,不说话。不说话就等于默认。邓刚说:

“其实也没什么,你也不是第一个。回来休假半个月,我已经是第四次遭遇失败了。前面三个见了一面就再也见不着了,你还好,给了我第二次机会。谢谢!”

郭红没吭声。

邓刚继续说:“第一个是个幼儿园老师。她本人看上去就是个孩子,但说出的话却很实际,问我在成都有没有房子。我说没